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風雅翼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欽定四庫全書

風雅翼卷七

元 劉履 編

選詩補註七

宋詩二

謝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
有盛名晉義熙中為安城太守宋初建國除中書
侍郎以弟晦當朝權勢過盛非門戶之福乃求出

守豫章猶以憂懼遇病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
幸全亦何所恨弟宜思自勉勵遂卒年三十五

張子房詩

王風哀以思

去聲下同

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

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鑿集朱光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幕中畫輝輝天業昌鴻

門銷薄

音博

蝕垓下隕撓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

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神武

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鑿旌歷

頽寢飾像薦嘉嘗聖心豈徒甄貞聖二音惟德在無忘逝者

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戶郎反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塲瞽

夫違盛觀去聲踈踊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賦也王風謂周既東遷黍離之詩列於國風者是也

蕩無章詩序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卜

洛言周公卜洛邑以朝會諸侯也力政謂秦也吞九

鼎史記謂秦昭襄王取周九鼎而遷西周苛慝暴三
殤蓋用檀弓苛政猛於虎之事以其舅夫及子皆死
於虎故曰三殤纏繫也靈鑒猶言天鑒朱光指漢火
德而言工事任也代工書云天工人其代之聿遂也
婉婉曲盡其美之意鴻門見劉越石詩薄蝕喻高祖
為項羽侵迫也垓下高祖滅項羽之地撓槍彗星指
羽也爵仇謂雍齒與高祖有故怨謂先封之建蕭宰
謂勸立蕭何為相國也定都謂從婁敬所說西都長

安儲皇太子也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子房使太子禮致四皓為輔遂不易此數事並詳見漢書幽叟謂黃石公嘗使子房取履圯下因授書一編且曰讀是當為王者師已而不見帝鄉仙都也睦敬也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也裁通作財易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八荒八表也明兩日相繼之象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河陰河南也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是時宋公未受禪故以為

喻汾陽堯往見四子之處亦以喻宋公經行之地寢
謂子房廟嘉嘗薦祭之物甄表也周行毛氏詩註謂
周之列位此借以言宋朝也屬車從車也瞽夫莊子
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四達通衢也無良
謂足有疾左氏傳云孟勢之足不良滄和蓋用莊子
謂聖人不言飲人以和之意大康至治之稱猶禮運
所謂大順也 舊說義熙十三年宋公北伐秦引水
軍發彭城經下邳見張良廟頽毀為之脩飾并命官

僚賦詩以頌美之時宣遠守豫章遙聞其事而追和
焉言自王風變衰周道蕩盡以周之德業尚易興廢
如此而况苛暴之秦以力為政併吞天下安有不亡
者乎於時民情患苦之極猶負重擔而思息肩故天
監在下用集大命於漢於是子房感天人之嘉會出
扶高祖運籌決勝以昌帝業至若解急難於鴻門滅
勍敵於垓下封仇怨以息衆疑立賢相以安社稷定
都關中調護儲嗣皆出于房之謀其功盛矣且其始

信得黃石異書而為帝者師迨乎功成乃翻然願從
赤松而輕舉則其出處又非常人所能及者以此順
天順人之心奮乎千載之上故其清塵遠播至今使
人歆羨也今宋公以神武之德敬奉天時裁成輔相
功被遐表所至無不光照而慶雲亦從為之依覆焉
及過子房遺廟乃為飾像而薦祭者豈但表明之而
已蓋思其德不忘其人欲用之而不可得設若死者
可起而使之仕度子房之心亦必感慕我宋之朝行

矣當時扈從文翰之士乃能發揚其事而我遠隔一方不獲與此盛觀徒為竦企然我分甘退守譬猶通道雖無險曲而蹇步者自愧足之無良惟當飲此雍熙之和忘其徵遠之迹引領詠歌以樂夫治安之世也愚謂宋公雖有傾晉之勢為其臣者正當陳善閉邪以匡救之不應豫述天子之事而為容悅蓋宣遠之心有所憂患務求免禍是以陷於逢君之惡而不自知矣悲夫

於安城答靈運

本五章今取一章

安城郡名即今吉州也

跬

犬榮反

行安步武

所介反

翺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違方

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比也跬半步武足迹也羽傷曰鍛吝差也畏友朋者畏其議已也按李善引靈運贈宣遠詩序別宣遠作守安城在義熙十一年正月其年夏以詩贈問故

有是答言足之窘者行必循其步武羽之傷者飛僅
周乎數仞以喻已之才德蹇劣必慎所守而不敢踰
越也夫豈不知高遠之可企及哉苟違道而妄進則
亦徒取羞吝而已且世道艱危涉歷至此尤為難處
正猶凝寒之時行路過半而愈經險絕是以量已畏
議而甘分踈外更當從此而去惟以善道自勉故直
寫此衷誠以答來問云耳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

王撫軍名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西陽
名登之為西陽太守即今黃州也時登之被
召還京弘送至溢口適宣遠亦將赴豫章三
人於此集別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
觴矜飲餞指塗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頽陽
照通津夕陰暖平陸榜人理行艫音盧輶軒命歸僕分手

東城闌發櫂西江澳離會雖相親

一作
雜非

逝川豈往復誰

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賦也南服南方五服之地反南服者宣遠自謂蓋初
守安城今復來豫章也舊知指登之而言曠違闊之
意明牧謂江州刺史矜猶喜也成亦已定之謂艫船
頭刺棹處一曰舟名闔城內重門徐錯曰若今甕城
門也牘書版也 此篇特叙其離會之情言故人祇
召還京我則守官赴郡偶來並舟已不忍遽離析矣
况對送別之筵將併違此明牧乎且舉觴雖矜飲餞

而指途已念出宿來會之晨未期而別去之晷何速
耶今茲日落將昏僕役之人各理舟車而東西背馳
於此焉始是則因離而會雖暫相親如逝川一往何
時能復興言及此則友誼情感為何如哉若謂此情
可書亦非一尺之牘所得而盡也

謝惠連丹陽尹方明之子十歲能屬文州辟主簿
不就元嘉元年始為彭城王法曹參軍作雪賦見
稱於世然德薄多尤累故官不顯年三十七卒

西陵遇風獻康樂

本五章今取一章

西陵一曰西興在今蕭山縣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
遙但自弭路長當語去誰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
昨發浦陽泖今宿浙江湄

賦也浦陽江名酈道元謂其自剡東北經始寧蓋今曹娥江上流是也水曲曰泖浙江今錢塘江也其說已具靈運所答篇此可見惠連綢繆懷戀之意而章末直以宿處相告者欲使兄知我今夕之所在又

自歎其離去之漸遠也

擣衣

衡紀無淹度畧運修如催

叶倉夷反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

槐

叶胡威反

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蟬

音將啼叶杜夷反

夕陰結空幕

宵月皓中閨

叶涓韋反

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

叶儗規反

簪玉

出北房鳴金步南階

叶堅夷反

櫛

同簷

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

叶於希反

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

叶杜夷反

紈素既已成君子

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絨候

一俟

作君開

叶祛其反

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賦也衡北斗第五星名漢天文志謂衡殷南斗與杓
魁分建以定諸紀紀謂日月所會之次舍月令云季
冬月窮於紀是也肅肅羽動貌莎雞絡緯也能振羽
作聲烈烈聲悲切也寒螿高誘淮南子註云水鳥也
戒者以言相戒脩也楹柱題額也幽密也此惠連
詠美人擣衣之詩言其感天運之速時物之變思念
君子行役未歸用戒衣裳以為禦寒之備於是乘此

月夕招攜同侶相與從事於碁枰不憚用力勤勞如此及衣既成將以寄遠且謂腰帶寬窄但以舊時尺寸為則不知今日肥瘦又為何如言念至此則閨房懷遠之情切矣 唐子西以宣遠詩不工而推惠連與靈運玄暉合為三謝鍾嶸評惠連才思富健秋懷擣衣雖靈運無以加而文章正宗亦專錄秋懷一篇而已以惠觀之惠連才氣不逮宣遠秋懷一詩尤無足取即其首云平生無志意殆將何以為人至如夷

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算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則其智識淺狹而自棄可知且謂顏魄不再圓傾曦無兩且其失理又如此竊恐學者尊所聞而忽所見猶未免於顧惜故附著其說焉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性疎誕不護細行而文章冠絕當時初為宋公豫章世子參軍及公即帝位補太子舍人廬陵王待之甚厚執政以其構扇異同因帝崩出為始安大守文帝元嘉三年徵

為中書侍郎未幾復出守永嘉孝武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特進謚曰憲子

還至梁城作

梁本古宋國之地即睢陽也漢文帝以封其子孝王武後孝王有功廣睢陽城七十里故稱梁城今為歸德府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去聲徂師今來後去聲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

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壟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本
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去聲門子吁嗟孟嘗君愚
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賦也眇默遠而無窮之貌楚詞云路眇眇而默默先
謂行時啓之於前後謂歸時殺之在後也傾側路險
而車不正也羣謂偕行者陳亦國名在梁之西南即
今陳州也郭亦郭也銘即志也凡死者志其官爵行
事之實刻諸墓門則謂之銘扃閉塞也幽闥墓門也

雍門孟嘗君並見張孟陽詩堙猶塞也殷憂貌詩云
憂心殷殷 義熙十二年冬晉太尉劉裕北伐始有
宋公九錫之授諸府遣使往慶殊命時延年為豫章
世子參軍奉使至洛陽還過梁城而作是詩言道路
險遠征役勤勞而於息徒將夕之時瞻望故國空城
已不勝其慘愴况見丘壟之多又皆荒頽若此能不
為之感傷焉因思雍門固對孟嘗君之言則知千秋
萬歲以後賢愚貴賤同一堙滅豈獨尊貴而能永存

者乎今我何為久遊遠道而自致憂念哉史言延之使洛道中作二詩文詞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然其北使一篇但懷怨歎曾無王事靡盬之憂故不錄若此篇之觀景增懷感今興喟自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况其詞之可觀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始安即桂林今廣西靜江府也張湘州名邵時為湘州刺史巴陵岳陽也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經

塗延舊軌登闈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方六反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

當作荆

臺園

叶于反

清氛霽岳陽曾暉

薄澗澳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徃還百代勞

起伏存沒竟何人炯

古迥反

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

藝桑竹

賦也漢水名由荆山之北東流至漢陽入江分別也

望方望也左氏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

名衡山南嶽也在衡州衡陽縣巫山在夔州巫山縣
奠定也三湘郭璞山海經註云江湘沅三水共會於
巴陵之洞庭故稱三湘淪猶入也七澤子虛賦云楚
有七澤其一曰雲夢未聞其餘藹草木叢茂貌郊外
曰牧經塗都邑中直道也周禮云國中經塗九軌複
亦重也却退後貌荆臺在今荊州監利縣說苑云楚
昭王遊於荆臺囿者蕃育鳥獸之所霽開明貌岳陽
今岳州也居天岳山之陽故名澗澳指洞庭而言陳

謂存其迹也起伏猶言興廢炯光明介貞特也淑善也上世人語見王充論衡謂質朴之人也 元嘉三年延年既有中書之召自始安還都因登巴陵城樓有感而作是詩其言楚國山川形勢之勝瞻眺遐曠而萬古徃還之迹百代興廢之端盡在目矣即思當時之人一存一沒今日竟安在哉要其炯介而不泯者惟在乎德之明淑也我既無能及之不若請從質朴之人歸樹桑竹以樂夫閒居云耳

五君詠五首

按宋書延之既入中書復領步兵校尉好酒
踈誕每犯權要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
永嘉太守延之憤怨乃述竹林七賢作五君
詠以自況而山濤王戎以貴顯黜焉

阮步兵

阮籍事見第三卷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

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賦也識知識密猶精也鑿燭洞深也埋照韜光也寓
辭謂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多託意諷刺長嘯魏氏春
秋云籍少時遊蘇門山與隱者談太古無為之道及
論五帝三王蘇門生蕭然若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
焉越禮謂籍居喪無禮為何曾面質以為敗俗又嘗
與嫂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答曰禮豈為我設耶物
事也故者已然之迹物故曾原以為世故是也言

阮公處雖沉晦而內實精深然其託酒昏冥寓辭諷
詠或長嘯若懷人或踰禮以驚衆者蓋見世道變故
已甚不可具論是以不得不如此耳正猶行者之遇
途窮能不為之深慟乎故籍每率意獨駕不由徑路
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是豈無其意哉

嵇中散

嵇康事亦見第三卷

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驗然仙吐論知凝神立

俗迂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賦也餐霞仙人服食之事形解即尸解謂仙去也顧
凱之嵇康贊云東海徐寧夜聞鮑靚室中琴聲因恠
問為誰靚曰嵇叔夜寧曰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
叔夜迹雖示終而實尸解默者言使人莫之測也吐
論謂康著養生論凝者靜定之謂立猶處也流議流
俗之議竹林七賢論云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俗
洽親比也隱淪指王烈也神仙傳云王烈年已二百

三十八歲康數與入山遊戲採藥馴擾也 言中散
與世不合者本自神仙中人故其語默交際皆與人
異所以多迕流俗如鸞翮有時而見傷然其形雖被
誅實則仙去豈非龍性之不可馴者乎

劉參軍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嘗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
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車深裘自此見

反形旬

賦也閉闕卽下文懷情減聞見之謂史言伶潛嘿少
言殆亦此意懷韜皆箴也眩惑也沈飲謂耽於酒伶
妻嘗以其飲酒太過泣諫斷之伶使妻具酒肉祝鬼
神以誓乃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
醒婦兒之言誓不可聽仍引酒街肉塊然後醉頌酒
伶嘗作酒德頌衷方寸所蘊也人言伶善於內閉則
情欲自銷而外物不足以為累故但韜光沈酒假此
以自適誰知本非縱欲而為荒耽也觀酒德頌所言

則其中心所蘊亦可見矣

阮始平

始平晉郡名即今京兆府興平縣也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為中護軍長史時中書監荀勗掌樂事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不及因疾之出為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覲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叶舒救反

賦也青雲言高遠也器者有用之材生民秀禮記云

人者五行之秀氣是也達通曉也金奏傳暢晉諸公
贊云咸唱議謂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金聲不合雅

頌必古今尺長短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

大獻通考
作周玉尺

度之則今尺短四分郭奕太原人有識量少所推先
惟見咸心醉不覺歎服山公山濤也濤典選職薦咸
為吏部郎曰咸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章三上
武帝不能用覲見也麾以手指使也言仲容材高
質美而又妙解音律郭奕見之已不覺心服而山公

之推舉豈虛見耶然薦者再三而不能用權要一麾
乃遽出守竟何以哉此蓋延年借以舒憤怨之詞也

向常侍

向式
亮反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

平聲

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賦也毫筆素帛也以帛代簡書字故稱毫素探道謂
其好老莊之學嘗解莊周內外篇鄙厭薄之也交呂

謂與東平呂安灌園於山陽也軒飛舉貌攀嵇謂與嵇康友善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寓居山陽秀與之偶鍛流連猶留連也河裏即河內今懷州也山陽河內縣名今之脩武縣也賦謂思舊賦蓋嵇呂既皆被誅秀經山陽舊廬聞鄰人笛聲有感而作者也

言向秀甘守淡薄專心文詞之間探道必造其精微觀書不泥於章句其為人如此宜若無所累於外矣然其素與交好之人今皆逝去因經舊遊之地追想

曩昔之歡則亦不免感傷而形於賦詠也 愚謂五
君率皆負才放誕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
時士大夫莫不以為賢謂之曠達延年蓋亦有取焉
此五詠者其實自叙大槩為一麾出守而發也雖復
不免以詞旨不遜得罪於衆然欲觀五君一時之風
致殆亦不出此詠也夫

秋胡詩

九章

列女傳云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

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
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見豐年力桑不如
見國卿吾有金願與夫人婦卻之秋胡子遂
歸以其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既至乃向採
桑者婦曰辭親往仕久始得還且悅路傍婦
人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
遂自投河而死按樂府解題謂後人哀其事
為賦秋河行延年此詩蓋擬作也

倚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
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
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興也傾猶待也倚梧傾鳳說見司馬彪詩寒谷劉向
別錄云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
生黍懷張銑曰猶顧也幽靜閑雅也嬪婦也貫猶連
也侔等也 此章首述其始嫁之意言倚梧傾鳳寒
谷待律猶影響之顧形聲故雖在遠必以類應以興

女之待聘而嫁既遂有家則歡願自此畢矣

燕居未及好

一作歡

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

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
存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

賦也燕居歡燕之時顧者有眷戀之意脫巾猶言釋
褐王畿未詳所指戒嚴飭也昧旦將曉而晦明未辨
之際威遲回遠也 此章言良人相處未及歡好而
遽有千里之違其來歸之日則亦未可預期也

嗟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
隰多悲涼迴颯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
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賦也三陟蓋用詩卷耳陟崔嵬陟高岡陟彼砠之詞
嚴亦戒也此述秋胡行役既遠不免登陟險艱越
歷風霜感物傷懷而悲遊宦之勞苦也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孰
知寒暑積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寢興

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賦也超遙歷遠之貌宛轉流行循環之意良時謂少年除去也僂俛勉強也蕪草也此述其妻感時懷

遠之詞言行者既遠年運不留歎良時之易失昧寒暑之屢更今復值此歲暮荒涼而益不堪於獨處也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叶胡

反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賦也歲華謂春也觀時暇者言此時間暇多遊觀之
人也援板也弭按也止也節以毛為之凡使遠外持
以為信者 此言秋胡解任而歸適值蠶桑之月見
婦人採桑於道旁悅其美色按節停步而顧盼之也
年徃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云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
車遵徃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
多苦調聲去聲密比金石聲

賦也鳧藻班彪冀州賦云感鳧藻以進樂呂延濟曰

如鳧鳥得水草歡趨而進也目成楚詞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相盼以成親好也南金荆揚之金苦猶苦節之苦調音調樂律也密近也此言歲往則思念實勞路遠則音形隔闊理之常也豈意秋胡為別離久而遽昧平生夫婦之倫至於如此然不知婦人節義之苦猶金石之音克諧律調自有不可紊者凡八音惟金石最為難諧故以為比

高節難久淹竭

絢列反

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

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一作來歸物色桑

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賦也竭去也來如歸去來之來劉向有竭來歸耕之語嘉慶謂母也行者相將之詞物色謂相度其顏色也列仙傳云關令尹知老子將過物色而遮之桑榆時謂桑間相見之時前相持謂以金持贈之事此

言秋胡既不得與之再語而還至家且知其妻採桑未回則此心固已猜度而不自安及至見面又安得

不為之慙歎也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艱

叶經天反

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

關

叶圭玄反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

長歎

叶它涓反

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叶倪堅反

賦也殊變異也日落者呂向以為顏貌日就銷落也

此述其妻對秋胡怨訴之詞既自歎其離居之愁

苦又常念夫行者之勞瘁也

高張

音帳

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

如何久為別百行去聲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記

比也張絃曰張高張謂琴瑟之絃以柱張之使急也
揚雄解嘲云絃者高張急微枉光塵謂其來親迎也
行露詩召南國風蓋貞女能以禮自守不為淫亂之
俗所汚者也 此則述其妻自誓之詞以終之琴瑟
高張必至絕絃以比人之立節期於盡命聲急由於
調起以喻詞苦出於情切也因言昔者相與結言自

謂終始不渝今乃不意為別之久而竟失其素行也
以君子之不義若此豈可復與之偕老耶與其含污
而苟生能不有愧於行露之詩不若赴水而死之為
自安也噫古之賢婦能守其節義有如此夫後人或
有詠歌之者詞多不傳獨延年此詩敘述周折足以
發其情志雖若繁衍而不流於靡麗亦可使人吟諷
而有以哀夫死者之不幸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元嘉中彭城

王起為祭酒累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從母兄
劉湛欲其附已淑不為改意再遷太子左衛率太
子劬將行弒逆呼淑及中庶子蕭斌等相與戮力
斌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殺下貴有是耶力
諫不隨邵命殺之孝武登阼追贈侍中太尉謚曰
忠憲

效曹子建白馬篇

按伎錄乃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叶經天反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

賢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許肯事郡邑權

藉藉音與籍同關外來車徒傾國鄧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為

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叶蕭前反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音飄節去函谷投珮出

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

前俠烈良有聞音問古來共知然

賦也五陵漢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

陵昭帝平陵並在西京之北因名其地曰五陵藉藉
言其聲名之盛關外指荆魏宛洛而言鄠市也王侯
漢成帝悉封其舅王譚等五人為列侯權勢日盛世
謂之王氏五侯池陽屬左馮翊汾陰屬河東郡並漢
縣名彰文彩飄動貌俠烈言俠客人所畏憚而有威烈也
舉世多尚游俠而不知其非君子之道陽源此詩
蓋刺之也言長安天下樞要賢才所聚而游俠之士
意氣豪盛自遠而來從者甚衆貴戚侯門莫不招聘

而羣公又數相稱薦於是交歡留宴殆無虛日一旦
許人以赴急難則奮身勇往雖死不顧其心專欲圖
遂久遠聲名而一時議論是非不復計校觀夫嗟此
但營等字則黜之之意深矣篇末復言俠烈之人甚
有聲聞如此且自古知其為然已非一日則其感嘆
世道之非意在言外所宜詳味也題云效曹子建今
考子建白馬篇未免狃於俗習而以游俠為賢又如
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至以俠客自居然則陽源所

見殆有卓然度越諸子者矣

效古

訊

一作
諱

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

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音縱橫起巖

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勤後未云已壯年徒為空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賦而比也訊問也遼東漢郡名在今遼陽隸附屬也

李將軍李廣也事如有事之事西戎匈奴也結謂交

接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闕北塞山名雲中亦漢郡名即雲州也北河徐廣史記註云戎地之河

甘泉漢宮名 按宋書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

事適文帝寢疾積年不愈而義康專秉朝權勢傾遠

近又兼劉湛之徒阿意推崇相與謀傾宰輔

殷景仁

誣

殺功臣

檀道齊

將謂大業終歸義康不復存君臣之禮

陽源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志故託為邊塞征役之士以賦是詩其言邊地曠遠嚴風四起者以比朝廷

內外莫非陰謀之交通也寒煖失節霜雨異同者以
喻義康之威權不測生殺由已也夕寐北河而夢還
宮闕者以喻已處此背亂之朝既無可奈則惟一念
忠誠不忘於君而已然又嘆於此勤役未已而壯年
空為之失因思古人已有遭時艱難乃以蓬之飄轉
者自况今我身親歷之然後知其所以悲者為不虛
矣愚觀宋之詩人能以憂國為心者惟陽源一人而
已故其詞氣髣髴類陶靖節云

鮑照

一作昭

字明遠東海人文詞瞻逸尤長於樂府

始謁臨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擢為國侍郎遷秣陵
令文帝選為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
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瑱鎮荊州以
為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子瑒敗遂遇害

東武吟

東武本漢縣名在齊地屬琅邪郡即今密州
諸城縣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大山皆齊

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伎錄作東武吟行乃
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

隨張校尉占

去聲五臣
作名誤

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

塞垣密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去聲歷

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

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豕

豚同昔如講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平聲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賦也僕亦賤者之稱張校尉漢張騫以郎應募使月
氏而至大夏窮河源後為校尉占募吳志中郎將周
祗乞於鄴陽占募謂自隱度而應募也李輕車漢李
廣從弟蔡也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匈奴右賢王有
功垣即城也密近也亘方言云竟也七奔用左氏傳
子重一歲七奔命之詞部曲司馬彪續漢書云大將
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有二曲曲有軍候一人

鎌刈鈎亦名鋏音結鞬駕鷹臂捍檻養獸櫛也晉主晉

文公韓非子曰文公歸至河上欲捐籩豆席蓐咎犯

哭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棄之臣不

勝其哀公乃止田子韓詩外傳云田子方出見御者

將棄其老馬於道喟然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

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按樂

府解題謂東武吟率皆傷悼時移事變之詞明遠此

篇殆亦有所為而擬作歟觀其首言主人勿諠而後

歌者欲其聽之審而感之速也故下文歷叙征役遠塞之勞窮老還家之苦至篇末復懷戀主之情而猶有望於垂惠然不知其為誰而發也

出自薊北門行

薊故燕國之地即秦漢之漁陽郡也樂府解題謂此曲與從軍行同致古詞多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伎錄以為雜曲歌詞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

秋筋竿

讀如蘇古早反

勁敵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

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

當作颺

旌甲被

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音胃

角弓不

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

殤

賦也徵召也廣武漢縣名屬太原郡今代州鴈門也

朔方漢郡名在長城外西北即夏州也嚴秋筋竿勁

言弓矢至秋而勁也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

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按撫也魚貫如以條穿魚而駢頭相次也鴈行魚貫皆言其陣勢似之簫短簫軍中鼓吹之樂按禮圖二十一管流傳聲也被蒙也礫小石蝟蟲似鼠有刺觸之則蹙縮而毛刺攢起國殤謂死於國事者此言漢時邊塞警急出師征戰正當嚴秋弓矢堅勁敵陣精強之時而其冒犯風霜不避辛苦如此大抵危亂之際方見臣子之懷忠殉節能棄其身而不顧也豈亦因時多難有所激勸而

言之歟

東門行

東門劉良曰長安城門即東都門離別之地
伎錄云東門行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
宿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
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卧
行子中夜飯扶遠反野

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叶多遠反
食梅常苦酸叶荀緣反
衣聲去葛

常苦寒絲竹徒滿坐

去聲

憂人不解顏

叶倪堅反

長歌欲自慰

彌起長恨端

叶都玄反

興也傷禽傷弓之禽戰國策謂更羸發虛弓而下鴻鴈且曰此孽也故創未息驚心未忘聞弦音而墮

明遠久倦客遊將復遠行惡聞離別之聲故以傷禽之惡驚弦者起興而為是曲備述遠塗辛苦中心憂傷以明夫不忍遽別之情也其言日落昏暮家人已卧而行者夜中方飯所謂不相知者如此且以食梅

衣葛為喻則其憂苦自知有非聲樂所可得而慰者
其情意悲切音調抑揚讀者宜詠歌而自得也

白頭吟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為妾
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其詞云
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
不相離按伎錄乃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直如青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

情賤思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食苗
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新芻前見陵申黜褒
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
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拊膺

賦而比也朱絲繩謂琴瑟之絃玉壺冰言清澈也毫
髮喻少丘山喻多也碩大也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
苗遠成美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雞有五德若
猶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

園池咏君稻梁無五德而君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
芻禾稗也前見陵蓋用汲黯謂武帝用羣臣如積薪
後來者居上之意申周幽王后申國之女褒褒妲也
幽王得褒妲而黜申后班趙事已見班婕妤詩註君
明遠自謂也 此殆明遠為人所間見棄於君故借
是題以喻所懷言我既直且清而宿昔相與之意無
可愧者不知何緣而致此猜恨耶蓋世降俗薄人情
背馳徃徃遺舊逐新隨時俯仰見人稍有微隙則張

而大之譬猶碩鼠之傷苗蒼蠅之汚白鳧鵠自遠而
至方為貴美而新芻之積前者必見覆壓也其舉申
后班婕妤之事又以見君主溺於寵新遂至變替且
謂心所親賞者猶難久恃而況於貌恭者豈可以深
託之哉亦以寓規諷之意云耳篇末復言古皆來已
如此非獨爾為然者以自寬也衛詩云我思古人俾
無訛兮其是之謂乎

放歌行

歌錄云孤子行一曰放歌行亦相和歌詞之

瑟調曲也

蓼蟲避葵藿

音謹

習苦不言非

五臣作排誤

小人自齷

音齷

涖

反

安知曠士懷

叶胡威反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

叶扶其反

冠

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叶陵之反

素帶曳長飊華纓結遠埃

叶於布反

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

才

叶前西反

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叶千西反

一言分珪爵片

善辭草萊

叶陵之反

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叶田黎反

今君有

何疾臨路獨遲迴

叶胡
虧反

比也蓼蟲食蓼之蟲孔叢子有蓼蟲賦言其生長於

蓼不以為辛董有二種此即內則所謂董菹音九之董

根如薺葉如細柳味甘可蒸食小人小器之人齧齧

局陋貌素帶禮記云大夫帶素夷世平時也天指君

而言草萊謂田野之間白璧賜史記虞卿說趙孝成

王一見賜白璧一雙黃金臺燕昭王所築置千金於

上以延天下之士者 此殆明遠自中書舍人以後

退歸當孝武之時重於仕進故作是曲以見志歟首
言蓼蟲避葵董而集於蓼由其慣於食苦不言非甘
以喻己之謝祿仕而窮居安於處困自以為高也然
衆人所見者小乃為之不堪其憂安知曠士之懷隨
時出處視窮達為一致者哉下文歷言京城達官之
人四方遠集而朝夕不止况乎時不可失而賢君愛
才進用如此其易今爾有何所病乃獨臨路遲迴而
不進耶蓋明遠之所不進有難以語人者故特設為

它人之詞以詰之此即所謂不知曠士者也

代君子有所思

按伎錄雜曲歌詞有君子有所思行代猶擬也

西出登雀臺東下

去聲

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繡蔓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

色遍齊代徵聲市

作答反

邛越陳鐘陪夕燕笙歌待明發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

惡舍滿歌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叶莫
結反

樂府集
作晰

賦也雀臺即銅雀臺在魏都西北肅肅然高聳貌馳
道天子之道漢書云太子不敢絕馳道薨棟之翹起
者或曰簷阿軒翔如鳥翼也玉飾椽頭曰璇題納稽
留也言其圓白如日之留也蓬壺二仙山名溟渤並
海名也齊東國代北郡邛西蜀之地越南國也徵取
也市亦遍也陳設也楚詞云陳鐘按鼓蟻壤漏山河

言當謹其微也孔融臨終詩云言多今事敗器漏苦
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田猿穴絲淚毀金骨李善謂
讒譖人者但下如絲之淚則雖堅如金骨亦必為之
傷毀也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歌謂傾覆家
語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注水實之中
則正滿則覆服習也 此篇戒富貴之人當慮患而
防微也言出見其宮闕臺池之盛聲色伎樂之繁而
但朝夕娛宴無有窮已然不知壯年豈得長存樂意

豈能長有一言不謹則易成大患讒毀一生則易致
傷害可不思所以豫防之乎大抵器滿者必傾物盛
者必滅理之當然宜常戒懼明智之士服習事理而
於明暗幾微之際尤當審察也詳夫天居馳道等語
蓋為時君過奢不能自謹故特以此規諷之且不敢
指斥故借多士為言耳

擬古二首

幽并重騎射少

一作小

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

居言反

象弧

挿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

音陟

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

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敵方未和邊城屢

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賦也幽并二州名舜以冀州地廣而分為之氈帶以

氈為佩帶韃盛弓矢器魏志云董卓雙帶兩韃左右

馳射弧弓也象弧語出考工記謂其象天上弧星也

一說以象骨飾弓弣也彫畫也服所以藏矢今言弧

互文耳鞚馬勒也樓煩故胡地趙武靈王取以置縣

漢屬鴈門郡今太原之崞

音州

也石梁闕子曰宋景

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景公登虎圈之臺射之矢
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
於石梁蓋指吕梁也雀無全目者世記云吳賀使羿
射雀之左目羿誤中其右白羽矢也虎竹漢符也當
發兵遣使至郡用銅虎符與郡守用竹符此亦託

古以諷今之詩言北方風氣剛勇俗尚騎射故其人
自幼肄習所以馳騁捷疾技藝精妙如此且曰方今

漢虜未知邊城警急正當留我一矢用以立功而分符守郡也此可見當時朝廷多尚武功苟能精於騎射則刺史郡守不難得矣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去聲主人恩又蒙令尹顧

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

清江湄設置子斜反守兔音兔

說

賦也金謂金印揚雄法言云紆朱懷金是也衣單複

具曰襲丹素以丹朱飾素衣盛服也主人謂君也令
尹楚之上御儒生明遠自謂也方向也伐木蓋用詩
伐檀之義謂伐檀以為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干而
無用置兔罟也守兔韓非子曰宋有耕者見兔走觸
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斃狡也 此明
遠自嘆其守道而無所遇託言有魯客來事楚王者
其佩服之盛寵顧之榮及退食而鞍馬僕從之衆如
此是以親疎遠近無不歆慕之者且富與貴人所同

欲苟以其道得之亦何所懼而不處焉今南國之儒
生乃獨迷其所向而自致淪誤猶伐木者寘之江湄
而望其為車設置於此而待狡兔之自至奚可得哉
其詞若自貶責其實乃自許也

學劉公幹體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叶翰
旃反

集君瑤臺上

文選
作裴

飛舞

兩楹前茲晨自為美當避艷陽天

文選作年
今依本集

艷陽桃李

節皎潔不成妍

比也龍山即楚詞言北有寒山連龍者是也瑤臺亦見楚詞此亦明遠被間見疏而作乃借朔雪為喻詞雖簡短而託意微婉蓋其審時處順雖怨而益謙然所謂艷陽與皎潔者自當有辨

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
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任子彩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
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悉今反沓達合反鞍馬光照

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賦也五都謂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財雄以多財
為雄豪班固自叙云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
三川河南之地有河洛伊故秦置三川郡聲名也不
市死言金多者不死於市京城謂長安十二衢按西
都賦云立十二之通門則知衢亦十二也竦猶振也
颯沓衆盛貌君平姓嚴名遵西漢人賣卜於成都市
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此篇本指時事而託以詠史故言漢時五都之地皆
尚富豪三川之人多好名利或明經而出仕或懷金
而來遊莫不一時駢集於京城而其服飾車徒之盛
如此譬則四時寒暑各異而今日繁華正如春陽之
明媚當是時惟君平之在成都脩身自保不以富貴
累其心故獨窮居寂寞身既棄世而不仕世亦棄君
平而不任也然此豈亦明遠退處既久而因以自況
歟

行樂至城東橋

行樂六臣並作行樂且謂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然與詩意畧不相涉詳此特字畫之誤

今正之城謂京城也

雞鳴闕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轍歷城闔蔓
草綠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
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
里途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吞驚春尊賢永照

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賦也關吏猶所謂晨門伐擊也隅城隅首先也稚節
謂少年春亦以喻盛年也此明遠因行樂有感而
作言侵晨將出遊眺遠郊至城東門方且延覽景物
而行者之塵已飛塞於路矣觀夫遊宦從利之徒擾
擾營營爭先萬里莫不各為百年之身所累而然殊
不知百年之內倏忽無幾惟當及此少壯以進德脩
業開布芳榮何乃徒自含章羞驚盛年之失且尊貴

而有德者雖不免於形役猶得以揚名後世若此孤
賤無聞之人乃亦奔走其間坐見衰老不知端為誰
而辛苦哉蓋亦勉人及時自樹不可徒為淪沒也

曾原曰明遠之詩詞氣俊偉而之渾涵然未至流於
靡麗下此則皆靡麗矣讀者詳之

風雅翼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風雅翼卷八

元 劉履 編

選詩補註八

齊梁詩

謝朓

他彫士
了二反

字玄暉宋僕射景仁之從孫少有美

名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為文學未幾求還都除

新安王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宣城王鸞輔政以

為驃騎諮議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補宣城太守後遷至吏部郎兼衛尉永元初江祐謀立始安王暹光引以為黨不從收下獄死年三十六

暫使下

疑當作還

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都指丹陽即金陵也新林浦名按山謙之丹

陽記白鷺洲南邊即新林浦西府荊州隨王

府也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

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
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
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

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爵

爵爵
二音

羅者寥廓已高翔

賦而比也曙明貌城五堵為雉宮雉指京城也金波
月光流動貌鳩鵲觀名漢書註云在甘泉宮外建章

亦漢宮名並借以稱京室也玉繩星名按春秋元命包
玉衡北兩星是也鼎門世記云成王定九鼎於郊鄩

因名其南門曰定鼎此亦以喻丹陽城門也昭丘荊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馳暉蓋謂項刻之時爵亦羅也 玄暉在隨王西府以詞賦深被賞愛乃為長史王秀之所嫉遂因事還都及至京邑而戀舊之情不能自己故作是詩以寄同僚焉言見此大江之流不息使我心悲無窮者蓋自荊州順流而下相去雖近然欲復返此路則終知其不可得也今秋夜澄明瞻望京室已

一一在目回顧向來歡集之地則彼此隔越而不可
接矣因歎風雲寥廓之間幸有鳥路可容高舉何江
漢近地乃反不得以通蓋由在府中時常恐讒邪中
傷猶烏慮鷹隼之搏擊菊畏嚴霜之凋殘耳今我既
得遠避則讒譖之人已無所施其巧矣曾原謂此詩
詞實典麗意亦委折而氣則溢斯言得之

酬王晉安

晉安郡名即今福州也按本集作王晉安德

元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

霧朝青閣日

吁音

幹坐彤

徒宗反

闌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

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賦也梢梢葉落枝勁之貌塗塗楚詞云白露紛以塗

塗王逸註云厚貌柚橘之大者吁晚也彤丹飾公子

指王晉安而言洛京緇塵蓋用陸士衡詩語 此蓋

玄暉在中書時答王晉安之詩其意謂彼此氣候之

寒暖景物之榮悴既皆不同矣況我於此自朝之晚不
得休暇而德元之守郡優游玩適至今忘歸是以不
免悵望而興感歎也所謂參差百慮依者不特為與
晉安睽間而言蓋其居中必有齟齬而以補外為樂
焉耳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宣城郡名即宣州也版橋謂浮橋也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

思倦摇摇孤遊昔已屢

龍遇反

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賦也摇摇無所定也詩云中心摇摇滄洲海中洲名

仙隱所居之處玄豹列女傳云陶大夫答子化陶三

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諫曰南山有玄豹隱霧

雨七日不下食欲澤其毛以成文章今夫子能薄而

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言當藏以遠

害也玄暉始出守宣城而於途中作此詩以寫夫

江路遠景且言既喜得祿而又協幽隱之趣則囂塵
自此隔絕矣蓋是時明帝方弒君自立而玄暉乃有
全身遠害之志故以玄豹隱霧之說終之其意遠矣
愚謂天際歸舟雲中江樹兩語殆與魚戲新荷動
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同一巧媚無
復古人渾厚風氣亦在所當削者然以終篇較之猶
為彼善於此姑特存之以著其說使讀者知所別焉

郡內高齋間坐答呂法曹

郡即宣城郡法曹掌刑法之官呂向曰呂僧

珍為齊王法曹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賦也岫山有穴者此則即指衆山而言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限量也瑤華音謂所見贈之詩如玉之美也

金門指呂法曹所趨之地揚雄解嘲云歷金門上玉
堂玉山當是宣城所有山名也 玄暉理郡多暇因
呂法曹有贈故答是詩其言景趣幽遠朝夕可娛琴
尊在御自足賞適非僧珍德美無度將復為誰而使
我勞心哉且以今之愛好兼至遺我佳篇則其情意
之厚何異枉高步而來就見也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時沈約為五兵尚書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
陰盛農節臺豈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詳辭珍簞
清夏室輕扇動涼颺嘉鮪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沉
朱實秋藕折輕絲二句冗長字亦重複合刪去且方良
獨持與良辰何許等語自然相繞良
辰在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暮弦歌
絲莫取撫枕令自嗤

賦也淮陽漢郡名今陳州宛丘縣即其地也武帝召
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以病辭上曰淮陽吏民不相得

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股肱守季布為河東太守文帝謂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南山宣城之陵陽山也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可為農笠以禦雨田始耕一歲曰菑珍者貴美之稱魴魚名綠蟻謂酒中浮粕也劉熙釋名云酒有况齊浮蟻在上洗洗然良辰謂朋友懽會之日夢佳期者言想見之切也坐嘯謂不任事而自適也張璠漢記云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暮周一歲也絃歌蓋用于游治武城

之事 玄暉與沈尚書交契雅厚因卧病治所作詩
寄之以道已之情素焉其意謂淮陽為漢要郡汲黯
猶卧治之今我守此幽靜之邦尤為易治且得以養
病矣然但居閒自適不得與朋好懽晤徒積歲月而
絃歌之治終莫可取是以撫枕慨然祗自嗤笑耳觀
其在郡朞年民既安業庭無諍訟而猶以不及古人
之政化為耻亦可謂善於脩職者矣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伏武昌名曼容為武昌太守武昌即鄂州也

孫權嘗徙都於此因更是名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

古字

縣鵠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

音亦

盡謀

選去聲北拒溺驂鑣西龕收組練四海既無波俯仰流英

眇裘寬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

文物共葳蕤如佳反聲明且蔥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

薦參差世一作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

遺轉

一作轉

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

深遐睠幽客滯江臯從賞垂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

間見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

衍

去聲

賦也炎靈謂漢也劍指高祖斬蛇劍漢故事凡太子

即位中黃門以此劍授之當塗謂魏也漢獻帝紀太

史丞許芝奏曰許昌氣見於當塗蓋當道而高大者

象魏也魏當代漢龍戰語見周易聖期即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之謂寓國四垂也鵠起鳳翔並以喻孫權
言其初治建業後徙都武昌也郊外曰甸衿帶喻山
川之形勝張衡西京賦云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小慕
玄上曰帝北拒謂周瑜破曹操於赤壁溺驂鑣宋均
春秋感精符註謂戰敗相殺血溺驂馬也西龕謂陸
遜敗劉備於猇亭收取也組漆甲成組文者練練袍
也左氏傳云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流英嗎者言其意
欲圖中原也裘寬謂權即帝位時郊祭之服類祭名

書云類於上帝禋者精意以享之謂卜謂擇其地揆
謂度日影以定其方位也此言初徙都武昌之事以
其後復遷建業故但云離殿也釣臺樊山並在武昌
水經云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講閱
簡練車馬也廣讌吳志云帝常臨釣臺飲酒大醉令
羣臣共作樂葦蕤葱蘢並華盛貌文物聲明語出左
氏傳祀年符也歌梁博物志云韓娥之齊鬻歌假食
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遺轉即餘響也茂宰指伏武

昌弁冠也良書指其揮翰賦詩之事絢文采也鄂渚
鄂州地名衍游樂寬縱之意此亦玄暉在宣城時
聞伏武昌登城懷古而有作故述和之其意謂漢祚
既亡三國鼎峙然魏獨以識緯弑奪而得位此蓋聖
王不作而霸功所以興也是時孫權據形勝之地任
謀畧之臣拒敵制勝雄視中原及踐帝位而一時行
事文物聲明可謂盛矣然而天厭分裂將歸於一故
其世代促忽以至於今而陳迹荒涼如此夫以當時

之雄圖而有今日之哀替守茲土者登高遐覽不能
不深為之感慨而形於賦詠也篇末自以不得從賞
為恨尚期相與遊樂者則亦因和是詩而不免興感
於懷云爾

晚登三山還望京縣

三山丹陽記云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
山相接因以為名

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薨參差皆可見餘

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

一作喧

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懽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

情知望鄉誰能鬢

真忍反

不變

賦也灞涘霸陵岸也京縣指洛陽此二句並借言由

三山而望丹陽京闕也練熟素繒覆者言其多也霰

雪初作撒下如稷粒者鬢黑髮也玄暉在郡既久

必有所不樂於懷因出臨江登眺而起戀闕之思故

作是詩其言當去矣而且留滯之久懷念至此寧不

使人罷懽宴耶然是時朝廷擢授非憑勢要無由通
進則是未知佳期又在何許是以不免悲泣而至於
歎傷也觀此則於前篇豹隱之志得無少變乎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
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
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鱖動息無
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

賦也倍尋曰常觀闕也張景陽七命云表以百常之
闕成猶層也呂氏春秋云有娥氏二佚女為九成之
臺驥舉也驥首蓋用鄒陽書蛟龍驥首奮翼之詞曝
鯁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江
海大魚薄集其下上則為龍不得上則曝鯁水次菜
草名葉香可食詩云北山有菜 此殆玄暉任內職
時所作其言早起飛雨既集禁門未開未與物接而
耳目暫得無擾因懷古人處世之道一何悠哉今我

欲歛翮而退猶望得意以驤首乘流而進又畏失勢而曝鱖是以動息兩難惑於多岐而未決方將相與能以道義自勝者去采北山之萊而歸休焉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按玄暉集謝諮議名璟銅雀臺在鄴都魏武帝所作今樂府集有銅雀臺一名銅雀妓亦相和歌詞之平詞曲也

總

須惠胡
桂二反

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

吹去聲聲芳襟染淚迹嬋媛音媛空復情玉座猶寢莫况乃

妾身輕

賦也總布之細而疎者幃單帳也井欄曰幹凡臺上有欄者通謂之井幹西陵武帝墓地即魏志所謂高陵也嬋媛眷戀牽係之貌玉座指武帝蓋不敢斥言也魏武既作銅雀臺臨終遺令於臺上施總帳設脯糝月朝作妓望吾西陵墓田玄暉此詩蓋同謝諮議追詠其事以刺夫雖死猶不能忘情於妓樂則亦

徒然而已且以妓妾感歎之詞終焉其警人之意益深遠矣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秦始中蔡興宗引為安西記室參軍入齊為太子家令累遷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徵為五兵尚書及梁武帝受禪以佐命功除僕射歷尚書令侍中封建昌侯卒謚曰隱多所撰述而宋書至今行於世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

樂遊苑按丹陽郡圖經在宮城北三里呂僧

珍字元瑜范陽人事梁武帝官至領軍將軍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愍

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推

吐雷反

轂二嶠道揚旆九河陰超

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命師

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輶

音患

方解帶嶢

音堯

武稍披襟伐

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賦也丹浦丹水也六韜云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

推轂古者天子遣將親為推車轂送之崤函並說見
潘尼詩九河在兗州西北河將入海之處超乘能跳
躍上車之人三屬謂甲也如淳漢書註云上身一髀
禪一蹻繳一几三屬也百金史記云選百金之士又
漢書云良士直百金細柳漢將周亞夫屯軍之地樽
謂設酒尊漢郊祀歌云尊桂酒上林漢苑名並借喻
也律法也緩前禽謂前來降者緩而勿誅也此亦借
用易三驅失前禽也輾輾洛坂名在河南府偃師

縣嶢武二關名並在商州襟帶已見前解披者言其將奔險而來降附也芒山伊水時北魏遷都洛陽故指言之 武帝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時僧珍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於是出餞樂遊以遺之復命官僚賦詩以送焉休文此詩謂堯征有苗非樂於戰鬥也以其頑弗率服所係甚重迫於不得已而親臨之今武帝用堯之心憂天下民物不得其所故有是舉蓋將發迹河南長驅海濱悉戡定之而後已是以嚴備器

械精選士卒命將出師皆有禮法凡闕險之處聞其
威德自將披解出降而伐罪弔民之功可立待矣我
將奉陪大告武成之禮故未敢為退休計也然則休
文以混一區宇期於武帝人臣之心固當如此且以
壯僧珍攻伐必克之志云

別范安成

按梁書范岫字懋賓濟陽人仕齊為安成內
史安成即安城也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

以政反

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

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

去聲

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

思

賦也易輕忽也夢中路蓋用韓非子語其言六國時

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徃尋

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此休文與范內史老年

相別故其感念顧慮之情自有不容已者然非交誼

之深亦未必能至此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舊註齊豫章王疑高帝第二子也薨贈丞相
世子豫章王長子廉也蔡邕獨斷云諸侯適

子稱世子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况乃曲池平高
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誰當
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賦也廉公廉頗也說見曹顏遠詩曲池平雍門周說

孟嘗君之詞言其死後變遷如此也珠履史記云楚
春申君客皆躡珠履綠錢古今註云室無行跡則生
苔蘚一名綠錢九原晉御大夫所葬之地見禮記鄭
氏註佳城墓域也漢滕公掘得石槨有銘云佳城鬱
鬱史稱豫章王寬仁忠謹有珪璋之質且又謚曰
文獻可謂賢矣宜乎在朝諸臣所當崇敬者也及薨
未幾而門館頽虛休文獨至其第感古傷今不能自
已退還車中而作是詩末章謂今已若此則自爾寢

久豈復有人能思念而望其丘墓者哉此可見當時
士風率皆趨附權門而不顧道義故休文刺之也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
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為
去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
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
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來握石

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
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賦也秦皇謂始皇御統也漢帝武帝也恢廓大之也
銳意猶言切意三山指海上三神山表者因其舊而
明之之謂祈年觀在咸陽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
在華陰漢武所造玄空謂道也石髓袁宏竹林名士
傳云王烈服食養性入山得石髓柔滑如飴自服其
半餘以與嵇康皆凝而為石倒景如淳漢書註云在

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華嵩二嶽山
名 梁書言約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而武帝終不用
於是稍知止足陳情老病欲謝事而歸休焉此因遊
沈道士館作詩以見志大槩欲託迹山林屏去塵累
唯與朋好賞適以終餘年而已非若秦皇漢帝貪慕
無窮者比也所謂通雲路凌倒景亦不過寄興而言
以極夫登陟遊觀之樂而未至於神仙輕舉之事故
篇末且望知己之人投老而來同意亦可見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初仕宋為鎮軍參軍領
南東海郡丞黜為遠安吳興令齊高帝既受禪始
置史館命淹居之累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後為
御史中丞多所彈劾時稱獨步洎入梁為散騎常
侍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謚曰惠

雜體詩三首

劉太尉傷亂

皇晉邁陽厄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伊

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騫雖無六竒術冀與張韓遇寘戚
扣角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空今日

月逝愧無古人度飲去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千里何

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功名惜未

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薄音博
揖上聲

賦也皇大也陽厄漢書律厯志註云厄會也氛霧喻

寇亂秦趙幽并並劉聰石勒及段匹禪所據之地六

竒術漢書誦陳平凡六出其竒計張韓張良韓信也

扣角歌三齊畧記云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齊桓
公召以語說之以為大夫荀息晉大夫荀叔也初獻
公使傅太子奚齊乃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不濟則以死繼之濠城下池也冥數猶言天數後漢
書烏丸論云天之冥數 按晉懷帝初即位以劉琨
為并州刺史是時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
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而
而民多流散文通擬此篇正述其事且謂負陳平之

志逢寤戚之時加以苟息死難之忠貞惜乎功名未
立而有愧於古人也然時來有幾治亂有數皆不可
以逆料但當竭心以待一聽於天而已其真得越石
之心者矣

陶徵君田居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
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問君
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

如此開徑望三益

賦也中覆之也柴車車之麤者會者期必之詞三益
謂友也 此篇詞稍平淡近似淵明故人多稱誦之
或乃竄入陶集而不疑然論者謂開徑望三益一語
不類又似牽綴且種苗與桑麻前後意雜終非自然
讀者不可不察

休上人怨別

上人沙門之稱本名惠休姓湯氏善屬文宗

孝武命之還俗仕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
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
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絕沉燎綺席生浮埃桂水日

千里因之平生懷

叶呼
壞反

賦也西北蓋自桂水望巫山陽臺而言鑪熏鑪也李
善曰取其芬香故加之曰膏有烟無燄故謂之沉也
桂水在桂州臨桂縣因猶託也鍾會懷士賦云託遠

念於興波

此述惠休怨朋友久別覩景物而興遠

念之詞也

曾原曰詩自靈運已後氣日益漓下至

玄暉漸致巧麗以胚晚唐之風休文革又多靡淺而
文通獨欲追魏晉諸公逸駕其志似亦可尚然古作
體製至此極已寄之卷終識者必有感焉噫斯亦可
謂知言也矣



風雅翼卷八